



《绿山墙的安妮》 让平凡生活 开出鲜花

《绿山墙的安妮》是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在19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在全球引起轰动，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书中的主人公红头发安妮也一跃成为世界文学上深受读者喜爱的儿童形象。

蒙哥马利出生于爱德华王子岛，两岁丧母，父亲再婚远走，留下她在严厉的外祖父母家中长大。被那片苹果园环绕的农舍，既是她童年的真实栖所，也是她日后将全部温情倾注其中的文学故乡。读者不难从蒙哥马利的经历中看到安妮的影子，她把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加以改编，将生命经验与无尽的想象力投入到创作中，终于熔铸出安妮这个经典人物。

小说的情节始于一个美丽的误会。年迈的卡斯伯特兄妹马修和玛丽拉本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忙农活，阴差阳错却等来了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瘦骨嶙峋的十一岁女孩安妮·雪莉。这个不被命运眷顾的小孤女，拥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永不枯竭的生命热情。她给林荫道取名欢乐的雪白之路，把池塘叫作闪光的湖，为开花的樱桃树命名白雪皇后。在她眼中，平凡的世界处处藏着诗意，而她则用那永不停歇的絮语，将这些诗意一一唤醒。

安妮性格直率，热情又敏感，也因此时常言行出格，不时惹祸，令人忍俊不禁。她因男同学叫她胡萝卜而勃然大怒，将习字石板敲碎在他头上，受到老师的惩罚；因直言顶撞口出恶语的雷切尔太太而闯祸；因错用葡萄酒招待好友而闹出笑话。每一次犯错，都是她对这个世界勇敢探索。

安妮聪明要强，凭借刻苦考入女王学校，并在一年后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赢得了全爱德华王子岛省唯一的攻读学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然而，那时马修不幸去世，玛丽拉几近失明，绿山墙农舍因经济困难面临被卖，安妮毅然放弃深造机会，留在当地教书，陪伴和照顾孤独的玛丽拉。虽然安妮是被马修和玛丽拉兄妹收养的，但自从来到绿山墙的那一天起，安妮就把这里当成了温暖的家。马修和玛丽拉的善良、纯朴，也深深影响着安妮，使他们在多年相处中像真正的家庭成员一样彼此爱着对方。

从社会的弃儿到人见人爱的天使，安妮的成长轨迹令人动容，也令人深思。人可以不漂亮、不富有、不完美，但只要拥有对生活的新奇感、对美好的向往力和对困境的克服能力，就能在平凡中活出诗意。

融媒记者 郑旭华



《SOS》 情绪之海的 独坐者

美国R&B(节奏蓝调)小天后诗莎睽违五年半推出备受期待正式专辑《SOS》，这张专辑像是一封写给我与世界的长信，缓慢展开，却情绪浓烈。它不追求华丽的编曲与炫技的演唱，而是以真实的情绪为笔，铺展开当代人内心的困惑与挣扎。

从封面开始，这张专辑就已经完成了第一层叙事。诗莎独自坐在跳板尽头，四周是深蓝色的海水，空旷、安静甚至带着一丝孤绝。这一画面常被解读为致敬戴安娜王妃的经典海上照片，但在这里，它更像是一种心理隐喻，与世界保持距离的自我隔离。海水象征情绪的深度与不可控，而她所处的位置，既不在岸，也未真正投身其中，正是整张专辑反复出现的悬置感，在关系、身份与自我认知之间摇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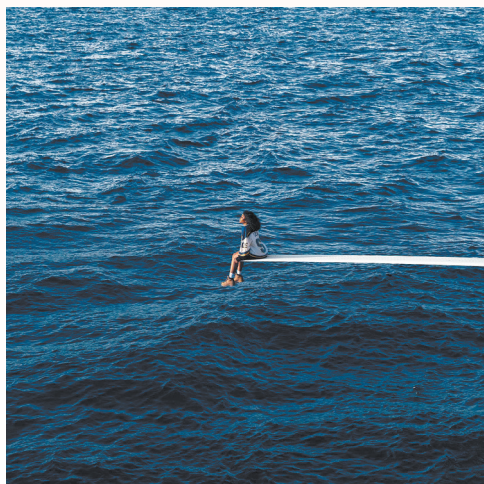
音乐风格上，《SOS》延续了诗莎一贯的节奏蓝调基底，却大胆融合了灵魂乐、嘻哈、独立摇滚等多种元素。她不再局限于柔软、氤氲的情绪表达，而是加入了更直接的情绪宣泄与叙事张力。

在内容层面，《SOS》几乎可以被视作一部情绪档案。诗莎反复书写亲密关系中的失衡：自我怀疑、被忽视、渴望确认，又在反思中逐渐找回主体性。她既承认自己的不安全感，也不再回避内心的攻击性。爱情在这里不再是浪漫的终点，而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个人成长中的裂痕与执念。

其中，主打曲《杀死比尔》无疑是整张专辑中最具传播力的一首。旋律轻盈俏皮，但歌词却讲述因爱生恨的极端幻想。它之所以动人，不在于鼓励极端，而是足够真实。失恋时的黑暗念头、爱而不得的偏执，是很多人都有过的隐秘心绪，却极少被如此直白表达。诗莎用这种坦诚，让听众产生强烈共鸣，完成一次情绪的释放。

另一首《没有人像你一样懂我》则展现了极致的克制。简单的编曲之下，是一种几近自白的孤独感，道尽了亲密关系里无人真正理解的困境。这种被误解的孤独，是当代人普遍的情绪困境，也是其最具共鸣的核心之一。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SOS》不仅是一张当代个体心理状态的切片。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情绪被不断放大的当下，人们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与关系焦虑之中。诗莎用一种近乎未经修饰的表达，把这些复杂甚至不体面的情绪呈现出来，为听众搭建了一个允许混乱存在的空间。它不提供情绪的标准答案，只是让人们在音乐中接纳情绪、辨认自我，这正是其最珍贵的价值。



融媒记者 俞梦婷



《宇宙探索编辑部》 对宇宙的追问 要我们来解答

你相信宇宙中有外星人吗？有人相信。2023年，导演孔大山的首部电影长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就讲述了一群人追寻外星人的故事。它披着科幻的外衣，实则是一次向人类内心深处的逆向探索。在这部伪纪录片中，导演孔大山用摇晃的镜头和荒诞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关于执念、失败与和解的动人故事。

影片的故事情节看似是一出走近科学式的闹剧，实则构建了明暗交织的双线叙事。明线是主角唐志军和他的西行团队寻找外星人的荒诞冒险。暗线则是唐志军一行人的修心之路。从北京到西南深山，从硅胶外星人到那个头顶铁锅的少年孙一通，剧情在现实的窘迫与超现实的诗意中反复横跳。

唐志军堪称当代堂吉珂德。他是宇宙的囚徒，坚信电视机雪花是宇宙诞生的余晖，将寻找外星人视为救赎人类也是救赎自己的唯一途径。他压抑所有物欲，但对虚无缥缈的外星文明有着殉道者般的狂热。

然而这份狂热的底色是悲凉的，他真正想质问外星人的，是女儿自杀前留下的那个问题：我们人类存在宇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团队中同样是一群现实的逃避者：口是心非的秦彩蓉、醉生梦死的那日苏、用安眠药对抗黑夜的晓晓。他们各有各的伤痕，却在本次无望的旅途中试图完成隐秘的自我疗愈。

影片的影像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手持摄影的晃动与跳切的突兀感，赋予了画面强烈的纪实性，仿佛观众正跟随这群疯子跋山涉水。复古的电视雪花、廉价的硅胶外星人、破败的编辑部，这些低像素的视觉元素不仅营造出荒诞的氛围，更与唐志军那个停留在90年代的固执理想形成了互文。这种粗粝的质感，让这场荒诞的旅程显得无比真诚。

意象隐喻是这部电影最精妙的语言。贯穿始终的驴与胡萝卜，象征着每个人吊在眼前、驱动我们对抗虚无的执念。孙一通头上那口接收宇宙信号的锅，与唐志军家里的破旧电视机遥相呼应，暗示着诗意与科学的殊途同归。而影片结尾那从宏观宇宙坍缩成DNA双螺旋结构的镜头，给出了最温柔的答案：宇宙的意义不在遥远的深空，就在我们繁衍不息、彼此相连的生命本身。

影片的最后部分，唐志军拜托孙一通向外星人提出那个终极问题：我们人类存在宇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得到的却是孙一通的反问：如果它们也不晓得呢？至此，这段追寻外星人的旅程，终又回到了个人内心的探索。救赎之道，不在外星人，而在于我们自己。

融媒记者 俞舒梦